

王彬彬推出非虚构作品集《废墟与狗》

# 从学术到散文，深度探索时代与人性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《废墟与狗》  
王彬彬 著

新春伊始，凤凰文学奖获奖作品、著名学者王彬彬的非虚构作品集《废墟与狗》出版，引发学界和文学界的广泛关注。该书是王彬彬在日常生活中有感而发的结晶，他以回忆童年为切入点，漫谈半个世纪之我见，文字从日常起笔，逐步拓展至群体与当代社会，最终升华为对历史的回溯与深刻反思，整体勾勒出一代学人的成长经历与思想历程。近日，“未免有情——王彬彬《废墟与狗》新书分享会”在高邮汪曾祺纪念馆举行，在场作家、评论家就《废墟与狗》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。

现代快报/现代+记者  
陈曦/文 任雨风/视频

## 一次邂逅，开启记忆之门

《废墟与狗》的出版，标志着王彬彬在创作领域的一次转型——从学术文章迈向文学创作。

那是2020年，长期的居家生活导致王彬彬日益身宽体胖，乃至于总是大腹便便，一贯奉行“四不主义”即“不戒烟，不戒酒，不节食，不运动”的王彬彬，被迫放弃“躺平”生活哲学，不仅开始节食，也开始运动。所谓“运动”，就是走路。一次外出散步时，他偶然走进一片拆迁遗留的废墟，那里一群被主人集体遗弃的狗闯入了他的视野。王彬彬由此引出了关于狗与狗性的话题：狗是从狼进化而成，“必须依附人才能活，狗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？”这篇《废墟与狗》，便成了他这一系列散文的开篇之作。

看似偶然的开端，实则蕴含着深厚的必然性。王彬彬回忆道，起初是现实触动引发创作冲动，可写着写着，思绪便不由自主地飘回了1970年代。书中的篇章，既有对当下现实的敏锐捕捉，又有对往昔岁月的深情回溯，童年的乡村生活、成长的酸甜苦辣在笔下徐徐展开。

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与王彬彬几乎同龄，书中写到的知识青年上调进城、入伍、成为工农兵大学生，以及队长、大队长、公社书记等基层干部的形象，这些都让他有恍如隔世之感。两人的家庭背景也极为相似，王彬彬的父亲是师范毕业，先任小学老师，后成为初中老师，汪政的父亲亦是如此。

书中《霹雳一声高考》一文，让汪政感触尤深。他父亲作为读书人，深知高考重要性，催促他复习备考，可他因超出年龄认知，不敢相信通过考试就能上大学，所以不愿复习，一心等着第二年下放。后来父母将他送到哥哥所在的农村，他看到知青们白天出工，晚上在昏暗灯光下复习，自己只好跟着看，成为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。汪政这批77级考生于1978年3月入学，半年后王彬彬也进入大学。有趣的是，为了体验高考，1977年王彬彬曾以非应届生身份陪考了一回。

汪政认为王彬彬的写作是生活积累的自然喷发，这些沉淀已久的感悟在特定契机下找到了宣泄口，散文成

为他表达自我、记录时代的有力工具。书中《真相》一文的结尾有句话堪称金句，“这半碗饭吃下去快半个世纪了，一直没有消化。”这句话寓意深刻，每个人都能联想到从前经历过的种种事情，那些如同这“半碗饭”一般的人生经历，或真实发生，或具有象征意义，让人难以忘怀，需要用一生去消化、去汲取其中的营养。

“通过这本书，我们看到的王彬彬是有根的，有情怀的，是在探寻来路的，不断回顾过去以审视当下。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学者、教授身份的王彬彬，更是一个普通人，在夜深人静时，回忆着过去的点点滴滴，这本书也映射出他为人处世的态度与过往经历。”汪政说。

## “未免有情”的思想者

汪政与王彬彬相识多年，王彬彬上世纪80年代在复旦攻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汪政还在如皋师范任教，那时他们就已建立联系。王彬彬热心地为杂志约稿，由于当时没有电话，便通过书信沟通，信的落款总是“彬彬于复旦南舍”，这一细节汪政至今仍记忆犹新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无论是学术探讨还是生活交流，汪政深切感受到王彬彬性格中的多面性。在学术和文坛上，他以犀利的批评著称，对作家作品、学界动态的剖析往往一针见血，毫不留情地指出弊病，“而且往往从最基础的层面切入，就像评判一座房子，先不看装修如何，而是先考量根基是否牢固，这种方式在王彬彬的观点论述中屡见不鲜，有着关键作用”；而在生活中，他又有着温婉和煦的一面，这份亲切常被犀利的外表所遮蔽。

在从读者到同行的身份转变中，苏州大学教授房伟眼中王彬彬的形象也在随之发生变化。早年读其文章，深感其严肃犀利且遥不可及；随着阅读增多，他愈发觉得王彬彬作为批评家、学者，总能在文坛热闹表象下洞察本质问题并犀利批判，对中国文学界、批评界的健康发展意义重大；而随着深入交往，此时的王彬彬展现出了侠骨柔情的一面，他温暖、温和，且善于反思。

谈及《废墟与狗》，房伟认为它与王彬彬以往创作有诸多不同，是真正的文学性非虚构创作。王彬彬采用简洁干净的文体风格，借鉴小说手法营造氛

围、设置悬念，每一个细节、每一个标题都暗藏玄机，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。在写作过程中，还存在童年的王彬彬与成年后的自我相互审视的过程，贯穿始终的是作为思想者的批判性精神。“这种批判，既指向他人，也指向自己，流露出对生命的大悲悯。比如《吃肉》一文，引发对平庸之恶的深刻思考。”
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种思考并非以直白的叙述和议论呈现，而是以文学虚构形式展现。以《家长》那一篇为例，开头讲述吴姓家长和张姓家长去了解孩子报考的情节，然而结局却出人意料，原本声称不去找人的家长最后竟以下跪的方式去寻求帮助，浓浓的悲凉之感扑面而来。“这里没有多余的议论，却凭借故事本身的形象性和震撼人心的细节，引发读者深入思考。”在房伟看来，这充分展现出成熟散文家、文学家对文体的独特诉求，给读者带来了高层次的审美愉悦。

评论家韩松刚作为王彬彬的学生，更是在书中读出了不一样的“老师”。以往印象中的冷峻批评家，在这本书里化作一位细腻的散文家，用饱含深情的笔触回忆童年、洞察人性。韩松刚作为“80后”，却能对王彬彬儿时记忆产生强烈共鸣，正是因为王彬彬的散文触及了人类普遍共有的情感与内容。

韩松刚认为，王彬彬的散文除了具备与生活紧密相连这一特质外，还因其自身知识体系与教育背景，呈现出鲜明的批判色彩。《队长》一文揭示了人们对权力的追逐与势利心态，《公私》对贪小便宜这类小“恶”进行了揭示，《家长》《真相》等篇章同样如此。“很多时候，人们往往对自身存在的这些小‘恶’毫无察觉，而王老师却敏锐地捕捉到了，由此达到了当下很大一部分散文所未能企及的深刻性与思想性。”

## “一直白话下去”

王彬彬回忆道，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文学批评与研究近40年，绝大多数文章客观求真，虽写过少量言辞犀利的批评文章，但仅占文章总量不到1%，却给人留下了他“爱骂人”的印象，还被冠上“独行侠”的称号，不过他自认为实在不敢当。所谓“独行”，在他看来，是自己从不拉帮结派，在开展批评时，不会从小圈子的是非恩怨出发去针对他人。这是他始终坚守的底线与原则。

《废墟与狗》中的文章大多是回忆性的，主要聚焦于自己的少年时代。王彬彬认为，生活中的恩怨纠葛极为复杂，绝非简单的对错就能评判。就像媒体上常见的父子冲突、婆媳矛盾，很难说哪一方是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。以他多年的生活阅历来看，回首少年时期的经历，即便在某些事件中自己遭受了欺负，也不能认定自己百分百无辜，“自己是否也存在有意无意伤害他人的行为呢？”有了这样的认识后，在回首往事时，他自然而然地会更多地审视自身，而不是单纯地喊冤叫屈。

他强调，散文写作并非是为了树立某种特定的个人形象。创作这些文章，只是想将生活中的感受，尤其是少年时代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表达出来。他相信，不同的读者定能从中获得各自独特的感悟。

翻开《废墟与狗》，王彬彬的文字如同一股清泉，质朴无华却能沁人心脾，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中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力量。

谈及学术写作与散文创作的差异，王彬彬认为学术写作更偏重于理性的培育，散文创作则是形象思维的过程。不过，在这两种写作中，他始终坚持一点：力求语言表达干净、明确、准确，富

有韵味。追求用最恰当、最平实的文字精准传达自己的想法，让读者毫无障碍地走进他所构建的文学世界。

汪政指出，王彬彬真正领会了白话文的精神，是彻底的白话文践行者。“如果谈及王彬彬在学术写作、文史写作以及文学创作中，有什么共通之处，我认为是语言。白话文登上主流文学舞台不过百年，每一位写作者都有责任推动它的发展。在撰写理论文章时，王彬彬从不使用晦涩玄虚的概念，也极少像有些作者那样插入外文来装点门面。其文史考据文章、非虚构纪实作品皆是如此。即便文中涉及大量典籍、前朝旧事与考据资料，通篇读下来，依然是纯粹的白话文，阅读毫无阻碍。王彬彬的文字就如同养生理念里的白开水，看似平淡，实则蕴含深意。他凭借自身的写作态度、深厚的语言积累以及对语言运用的深刻认知，跨越三种不同文体，直抵白话文的本质。成语、文言、方言信手拈来，却都能自然融入白话文语境。我对此十分钦佩，并希望他一直‘白话’下去。”

房伟表示，王彬彬巧妙地将学术思维融入散文之中，使得作品既有学者的深度与严谨，又不失散文的灵动与诗意。“他讲作家语言的妙处，讲得非常精彩，反映到他自己的创作中，我们也能看到他在散文文体上的追求。”

韩松刚认为，王彬彬的形象与文字风格形成鲜明对比，“看上去‘五大三粗’的一个人，文字却有着张飞绣花般的细腻与精妙。”这种对语言质地的独特把控，与作品中的细节、细微情感相互融合，共同构建出作品中“有情”的表述与形象。

## 散文应是“文学是人学”的最佳体现

在对谈中，评论家们也将目光投向当下散文创作的整体格局，探讨《废墟与狗》在其中的独特价值与启示。

韩松刚指出，当下散文创作呈现出一种“繁荣”景象，写作者众多，但佳作却难觅踪迹。部分散文陷入知识堆砌的误区，追求长篇大论却忽略了情感的真挚与思想的深度，与读者的生活渐行渐远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王彬彬的散文深深扎根于日常生活，如他所言，散文应是“文学是人学”的最佳体现，从生活中来，到生活中去，以发现和探索人性为终极目标。

房伟也认为，当前散文存在过度追求所谓“大散文”的倾向，将大量知识、典故生硬地塞进文中，看似内容丰富，实则读起来费劲，难以引发读者的感动、反思，还容易造成审美疲劳，偏离了散文和文学的本质。而王彬彬的《废墟与狗》回归散文文体本身，以真诚感染读者。其中的文章没有废话，不做过多理论缠绕，直抵事情本质。就像同名散文《废墟与狗》，作者通过对废墟上流浪狗的观察，从动物的独立延伸至人的独立，探讨人的精神自主与在时代中坚守尊严的问题，引发读者的深刻触动与思考。

扬州市作协主席周荣池反思当下散文创作常走向两个极端：要么过度追求深刻，充斥着学术语言；要么沉溺深情，陷入老套模式，诸如回忆家乡、童年，写老黄牛、炊烟，情感泛滥至“烂俗”，眼泪轻易流淌。他认为深刻的思想力与深情的情緒力应达成共生，平衡公共议题与个人私情，构建出兼具深度与温度的作品，使散文更具可读性。王彬彬的作品巧妙地将深刻的思想融入深情的回忆之中，赋予文字社会学意义；同时，又以克制的幽默、原生的情感展现生活的真实面貌，让读者在会心一笑中感受到文字的魅力。



王彬彬

1962年生，安徽省望江县人。著名文学评论家，文学史家，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，博士研究生导师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。出版有《在功利与唯美之间》《为批评正名》《文坛三尸》《应知天命集》《鲁迅内外》《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》《八论高晓声》《往事何堪哀》《并未远去的背影》《大道与歧途》《顾左右而言他》《费城的钟声》等著作多种。



扫码看视频